

叶
鸣
●
著

边陲草原 静悄悄



这片森林和草原是她的最爱
她因为他来到这里
但她年轻的生命却永远消失在这里
可他还活着
活着的他要永远留在这里
履行陪伴她一生一世的承诺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边陲草原 静悄悄

叶鸣●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陲草原静悄悄 / 叶鸣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521-1171-2

I. ①边… II. ①叶…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5108 号

边陲草原静悄悄

叶鸣 著

总 策 划 丁永才 崔付建

责任编辑 丁永才 白 鹭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1171-2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结缘大红鸟	001
2. 遭遇绑架	014
3. 山谷里的营救	024
4. 初入军营	036
5. 受伤的生灵	048
6. 神鸟回家	060
7. 绝食的红鹳	073
8. 战友情深	085
9. 偶遇情敌	098
10. 跌落悬崖	109
11. 战友突发急病	120
12. 蒙古国少年	132

13. 重拾旧梦	144
14. 产妇危在旦夕	155
15. 小边防	166
16. 流感来袭	178
17. 青梅竹马有情人	189
18. 牧村坐诊	198
19. 与神鸟一同归去	204

1. 结缘大红鸟

七月的阳光温暖得让人心醉，透明的空气里散发出青草和野花的清香，一条弯曲的公路如同在绿色草原上划开一条褐色的河流延伸向远方。国莲像一只被河水冲上岸边的彩色贝壳，她一路小跑着离开这条褐色的小河，向对面的森林河谷急冲而去。一个年轻女孩震颤河谷的声音，在静悄悄的山林和草原之间回转：“啊，大兴安岭，我来啦！啊，科尔沁边陲草原，我来了！啊，尉扬哥，我终于来了！”

前面是森林山谷，后面是辽远的草原，国莲站在森林和草原相接的地方，对着群山和草地一阵高喊。她的喊叫惊动了不远处一群吃草的羊群，一只黄色的牧羊犬冲她发出“汪汪”的叫声。她扭头看去，“咯咯咯”笑着，冲着狗儿喊：“嗨，牧羊犬——草原上的精灵，我是国莲啊，我回来了！”

黄色牧羊犬不认识这个独自享受欢喜的女孩，它向远处的她注目一阵，然后就去驱赶羊群去了。国莲也不再理会那只牧羊犬，而是向高山和森林跑去，后背上的包裹一颠一颠地敲打着她的腰身。

很多年后，无论是山河还是草木都很难再记得有这样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曾经从这片草地上经过的时候，就连当时见证过她用甜美声音对着森林和草原高喊“我来了”的那条黄色牧羊犬，也完成了它作为一种生灵的使命离开了这片土地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不约而至的旅者，在这同一个地方

见到了一位神情黯然的男子。这位男子，他面向寂静的大兴安岭森林默默地追忆往事，萍水相逢不约而至的我，卸下行囊悄悄地坐在了他的身旁，他也不看我一眼，用低缓的声音说：“看见前面那个美丽的女孩没？”我向前看去，前面除了绿色的山谷森林和草地上盛开的野花什么也没有。我扭头看他，他仍然注视着前方。这时，我确定，他和我一样，有一段伤痛的往事，他一个人回到了过去。

“她跑进了森林，她看见了一只受伤的红鹳鸟……”

男子注视着眼前的森林，无视我这个旅者的存在，或者他是知道我的存在的，他在有意向我倾诉他的内心。果然，他说他好久没讲述这个故事了，再不讲就会忘记了。他说，他和她在一个孤儿院长大。这片森林和草原是她的最爱，她因为他来到这里，但她年轻的生命却永远消失在这里了，可他还活着，活着的他要永远留在这里，履行陪伴她一生一世的承诺。

很久之后，我仍然不能忘记这名男子，也无法忘记他讲过的往事。我想我还是像记录其他旅行故事一样，将他这段往事记录下来为好。

他说，第一次带她来到这里时，她还是个正在读大学的十八岁女孩。那一年的暑假，她来了。那一天下着小雨，她在前面跑，他在后面喊：“嗨，野丫头，下雨路滑，别摔倒了！”

之后，四年过去了，她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但是这时她的身份，已从一个淘气的女孩子演变成一个年轻的边防女军医。命中注定，她年轻的青春和鲜血将流淌在这片土地上，而她救下的那只重情重义的红鹳鸟，也将与她共同释义一种啼血的生灵大爱之美。

邂逅红鹳鸟之后很久，国莲还一直和尉扬说自己的前生一定是只红鹳鸟，不然她怎会在那个时间点进山？而且等在它受伤飞过的地方？森林那么大，天空那么广，它怎么就偏偏从她的头上飞过？这不是前生的缘分吗？

国莲与红鹳鸟相遇是因为她走错了进山的路，等她发现这条进山的路不能到达她的目的地时，一只鸟儿凄婉的叫声就传进了她的耳朵，一声“吉儿”的尾音，如同一个女人绝望的哭泣，直接撞向她清纯如水的心扉。一股说不

清的酸楚涌上心头，国莲还没缓过神来，一只美丽的红颜色鸟儿，便从她的头顶上吃力地飞过，伴随的是一声低沉焦虑的叹息。

天哪，是只红色的鸟儿！国莲确信自己看过的鸟儿不少，可这样一种红色的鸟儿——像红云，对了，就是夕阳透过云彩时那种温和又不缺失明艳的红色，竟然有这样美丽的红鸟儿！麻雀、喜鹊、乌鸦、白鸽、孔雀什么的，国莲也看见过很多鸟儿，可她却从没见过这种红云般美丽的鸟儿，而且它还受伤了。不行，我要去帮助它一下，我能够帮助它！不知是怜悯的情感还是医生职业的天性使然，她抬脚就向鸟儿飞去的方向追去，她想找到它，给它包扎一下伤口。可是，她还没跑出多远，刚要钻入路边的树林，就有一条大黄狗“呼哧，呼哧”地吐着长舌头追来，它冲着国莲“汪汪”直叫。

国莲停下来，对面山林里有说话的声音传出，折树枝的声音也听得见了，有人在说话。

“受伤了，那边，向那边飞了。”

“快追，它没多少力气了，一会儿就会掉下来。”

国莲站在那里不敢动，显然这只狗是经过训练的猎狗或牧羊犬，它警惕地盯着国莲的脚步，只要她有挪动的意思，它马上“汪汪”叫着吓唬她，或者它在用叫声向主人传递信息。

国莲把刚抬起的一条腿放下，警惕地盯着那条狂吠的大黄狗，又猫腰摸起一块石头，对着吠叫的大黄狗比画了一下，没想到她的这一举动，更加引发了大黄狗的野性，它更加猛烈向她“汪汪”着扑咬，看样子它在警告后面追出的主人，这里出现了意外的紧急情况。

果然，从狗跑出的树林里，陆续跑出三个男人，后面的一个，还没露头就紧着问前面的两个，“找到没有？找到没有？”

后面的是个胖老头，当他发现是一个陌生女孩子引发了狗的狂吠后，他愣怔地看着国莲，半天没把眼睛离开。

“干吗发愣，快把狗叫住！”

“好了，好了西拉！别叫了，对女人不能撒野。”

大黄狗果然听话地停住了吠叫，国莲心里好笑，难道狗撒野也要分男人和女人。三个人对着国莲看，国莲也打量他们。这三个男人都背着行囊，一个胖老头，头发稀少，脸膛黑中透红，年纪不轻，约莫五六十岁的样子。他穿着一件晒成灰白色的旧袍子，前面的长襟还掖在腰带中，一个不知牛皮还是羊皮缝制的老旧皮囊挂在肩膀上，大黄狗很听他的话，狗应该是他的。

从穿戴和笨拙的汉语口音上，国莲判断他是当地蒙古族牧民。另外两个，比较瘦且年轻，一高一矮，长相差不多，脸膛很脏，花里胡哨的，像好久没洗脸，也像抹了棕色的鞋油。他们和国莲一样身穿迷彩服，后背上也背着迷彩双肩包，目光怀疑紧盯眼前人，国莲认定他们是城里人或外地人。果然他们说话的口音，没一点当地蒙古人说汉语的口音。在国莲的打量下，两个花脸年轻人互相看了一眼，高个花脸“嘿嘿”笑了两声。

“小妹妹，看到一只大红鸟没？”

“是谁打伤了它……”

“它向哪飞了？”

“为啥要伤害一只鸟儿？”

“因为它跑了，抓不到……”

矮个男子没等高个的说完，马上截住话茬回答国莲的问题：“它受伤了。我们要找到它，等治好了再放生。”

高个男子打住了话头，“嘿嘿”笑了两声。说话中，那条大黄狗向红鸟飞去的方向“汪汪”叫着跑走了，看来它已经发现了大红鸟的行踪。

三个人跟着大黄狗跑进树林，胖老头在后面犹豫了一下，看国莲一眼，然后也追了进去。

“喂，老人家……”

国莲跟在这几个人后面，也向大黄狗飞跑的方向追去。大红鸟受伤了，她可不能不管，说到给鸟治伤，一定比这几个大老爷们强。胖老头没回应国莲的呼喊，只向他挥了两下手，那手势是向外打的，那是让她别跟着的意思。这个手势，让国莲的脚步慢了一下，但她马上又紧追了几步，她不想丢下受

伤的大红鸟走掉，它凄苦绝望的鸣叫声又回到她的耳边，那声无助的叹息声，也似乎呼喊着她的脚步。

国莲没理会胖老头的手势，紧跑一阵追上了他：“大伯，我也想看看那只大红鸟的伤势，我会治伤……”

在这密不透风的高山密林里，头顶上的大树遮盖着天空，草棵子、荆棘、苔藓、密密麻麻的大小树枝、横七竖八的朽木、蜘蛛网、大小虫子、可能还有蛇，全都阻挡着人往前的路，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或者被什么咬一下。胖老头只顾忙着照顾脚下，这次看也没看她，或者根本没听她在说啥，他着急追赶着前面的两个人。

“大伯，我第一次见到红颜色的鸟，它是种什么鸟儿啊？”

国莲连问了两句话，也没得到胖老头的回答，她不好再问，只是跟着他一起往前跑。说是跑，其实就是钻着树棵子尽量走得快些，大约行进了一两公里那样，前面的人停下来，大黄狗汪汪叫的声音听上去非常激动。果然，胖老头的脚步慢下来，回头对国莲说：“真被他们找到了。”

胖老头加快脚步，熟练地分开密密麻麻阻挡前行的树棵子，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奔去，把国莲丢在后面，他的样子再也不笨拙，倒像三四十岁的壮汉。按理说，国莲也是训练有素的野外生存高手，可她在这杂草丛生密不透风的树林里，她却追不上这三个男人，就连胖老头都没追上。这让国莲很不服气，她调整一下姿势，一只胳膊抬起挡住打向脸和头的树枝，紧跟在胖老头后面向前追。

“我认是泥——”

跑在前面的胖老头冷丁冒出一句话，把集中精力先行的国莲吓一跳，她没明白也没太听清他说什么。

“老人家，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说，我认是泥——你是忘山狸打赢去的。”

国莲明白了，胖老头说的是典型的蒙古人汉语，有些字眼是跑了调的，他的意思是：“我认识你，你是往山里大营去的。”

哦，他怎么知道我要去山里大营？当地人把部队驻地叫山里大营。国莲心里一阵高兴，心想他知道驻军部队就好，那一定知道进山的路。可一转念，又怀疑起来，他真认得我吗？或者是套近乎？还是小心为妙。

“您怎会认识我呢？我可不认识您呀。”

胖老头不再说话。他们走出了杂草丛生的低洼地带，前面是一个山坡，树木稀少，杂草也只有尺把高，视野相当开阔。那两个追在前面的年轻男子和那条大黄狗，就围在前方不远处的一棵树下，那树很粗大，树冠蓬蓬勃勃有小山包那么大。一对年轻男子和那只大黄狗的头都扬起，眼睛盯着高大的树顶。大黄狗听到主人出现的声音，掉回头跑过来，见到主人欢蹦乱跳的，还“汪汪”叫着向主人邀功。胖老头拍拍大黄狗的头表示嘉奖。

树上有一个大箩筐一样的鸟窝，里面有“啾啾”的小鸟叫声，鸟窝的边缘处，一条红色的大鸟尾巴露在外面。国莲的眼睛一下湿润了，它是因为孩子飞回来的。

“还是走吧，窝里有小鸟，抓走就太可怜了。”高个子花脸看着矮个子花脸，征求他的意见，为大红鸟求情。

“大红鸟真的受伤了吗？怎会受伤的？”国莲的眼睛在三个人的脸上扫来扫去。

“我要抓到它，都拿走，大的小的一窝端。”矮个花脸下了狠心，说着向大树靠过去，准备爬树。

“不行！这可不行，拿走一个活不了啦。”胖老头不同意，说，“它的伤不重，还能飞，过几天就会好。”

“老头，你听明白，我要把它们都拿走。这种鸟，很贵，好几千一只。这一窝，有大有小，能值一万多，等卖了它们再回来。我雇了你，你就得听我的。大毛子，你在树下接应，我上去。”

原来大个花脸叫大毛子，那小个花脸是不是叫二毛子或者小毛子呢？果然，大毛子说：“二毛子，这个决定不好，回去要是被逮住……”

“逮个屁！你闭嘴，我让你怎么着就怎么着！”二毛子发脾气了，大毛

子看胖老头一眼，沉默下来了。

“这是种什么鸟啊，我以前没见过，能养在家里吗？”国莲把话题引开，心里评估着事件的轻重。

“就是大红鸟呗，还有啥名字？颜色好看，卖钱就多，有钱人就喜欢买。”大毛子自作聪明。

胖老头瞪大毛子一眼，扭头看树上。二毛子已经爬到树上，离鸟窝还有一米多的距离。胖老头一边看一边回答国莲的问题：“我们蒙古人，叫这种鸟乌兰海日古。”

这时，树上的大红鸟正把头伸出窝外，它已经发现了危险，“吉儿——，吉儿——”地接连叫了好几声。那声音紧迫激烈，传递着一种危险的警告，国莲觉得或者那是一种呼救或者宣战的声音。

果然，这只叫乌兰海日古的红鸟，飞出窝直扑二毛子。树下的人还没看清怎么回事，随着“噉——”的一声惊叫，二毛子已经趴在了树干上，那只凶猛的大红鸟，它不断地飞起又落下，两只利爪和一个有着弯钩的尖嘴，不停地攻击着它眼中的入侵者。

国莲哭了。她看见，那只拼命的鸟，受伤的翅膀下鲜红一片，显然为了保护窝里的孩子，它在用受伤的身体与敌人拼命。

在大红鸟的攻击下，二毛子再也顾不得什么一窝端半窝端，他狼狈地顺着树干向下滑落……这时，远方又传来“吉——儿——，吉——儿——”的鸟叫声。国莲向叫声发出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只比刚才那只还强壮的大红鸟，飞快地煽动着翅膀从远处迅速飞来，到了近前眨眼的犹豫都没有，箭一样扑向正在狼狈滚下树来的二毛子。

二毛子掉下树来了。本来还担心着受伤大红鸟的国莲，看到这样的收场，她乐了，开心地“咯咯咯”笑起来。胖老头和大毛子，看到二毛子的狼狈相，也“哈哈……”开怀大笑。

这个结果太出乎几个人意料了。二毛子狼狈地掉下树来，衣服被树枝拉扯得残破不堪，他的脸上头上手上都流着血。看到他的样子，树下的几个人

不敢笑了，半截的笑声戛然而止。大毛子慌忙上前，扶住被疼痛扭曲了脸的二毛子，用手捂住一个流血的伤口，不断地问：“弟弟，你没事吧？”

原来他们是兄弟俩，怪不得有些相像。国莲盯着二毛子各处的伤口看了一遍，然后卸下背上的双肩包，从里面寻找着什么。胖老头也凑上前去，查看二毛子脸上头上的伤处。

经过观察，国莲认为二毛子的伤只是皮外伤，她心里仍然想笑，但出于礼貌，把笑压在了心里。她从包里拿出来一卷绷带，一把镊子，一个装消毒棉的瓶子。她对二毛子说：

“你蹲下来，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鸟的爪子和嘴可能有毒。”

“你是医生？那就快点给我弟弟包上，好几个伤口在流血。”

“包什么包？有什么好包的？老子没事！”二毛子推开大毛子捂在脸上的手，瞪他一眼，“弹弓给我，要那个铁的，给我！不打死它，我就不是二毛子！”

“不行，不行，打不得，要是引来一大群，我们谁也跑不了，他们可是吃肉的鸟！”胖老头说，“乌兰海日古，都是神鸟，要欺负它准不得好死。”

“狗屁神鸟？我才不信。”二毛子不信。

“弟弟，这个鸟也不咋的，就是颜色好看。我们还是快走吧，那边啥没有？听说还有凤凰鸟，都晌午了，再不走晚上就过不去了。”

“是啊，快走吧，等天黑了，我也找不到那条路。”

二毛子回头看一眼树上，摸一下脸上的伤处，不甘心地嘟囔着。这时，一个特别的情况引起了大伙注意，那只受伤的大红鸟没有回窝里，它趴在刚才发生战斗的树丫一动不动，鲜血的血染红了树枝。那只没有受伤的大红鸟，在它的头顶上空飞过来飞过去，悲哀地不停鸣叫。

“可能要死了，”大毛子看一眼二毛子说，“它刚才跟你打架，血都流没了。”

“活该！弹弓给我，正好打死……”

“你怎么这么没人性？它都伤那样了，还落井下石？”二毛子的话，让

国莲非常气愤，“老伯，您看怎么才能救下它？我想救它下来，我也许能救活它……”

胖老头看国莲一眼，再看那兄弟俩。此刻的二毛子，可不管人性不人性，他要报刚才被鸟啄的仇，他举起了弹弓，说：“打死它吃肉，我要看看这个大红鸟的肉是不是更鲜嫩！”

看二毛子举起弹弓，国莲急了，不知如何是好，焦急中去拉他的胳膊：“停下！停下！让我上去看看……”

二毛子此刻似乎刚发现国莲。他扭过头来，气势汹汹地问：“对了。我还没问你，你是哪来的？刚才，你还幸灾乐祸，你找死吧你！”

“是你先侵犯了大红鸟，再说你也没吃亏，是你先打伤了大红鸟，是吧？！又爬上树去侵犯大红鸟的家，本来就是你错……刚才的事本来就很好笑，谁没笑啊，你哥哥也笑了。”

“他笑可以，你笑就不行！”二毛子收起弹弓，转身冲国莲来了，“你信不信，再多嘴，我敢用弹弓打死你？”

“弟弟，别这样子。我们有大事要办，你别坏了大事！”大毛子转向国莲：“你哪来的？快走吧，别跟着我们。”

“我哪里是跟着你们？我和同学们结伴旅行，看见大红鸟飞过，我是想看大红鸟才跟着过来。可是，如今我看见它受伤了，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救它。”

怎么才能救下受伤的大红鸟，国莲不再理会眼前的哥俩，她忽然转身向后跑了二三十米，钻进一片密密麻麻的树丛，打着口哨学起了鸟叫，那声音跟刚才鸟窝里幼鸟的叫声一模一样。听到幼鸟的叫声，受伤的大红鸟猛然警惕起来，它振作精神向那片树丛张望。忽然，它振翅起飞，飞向幼鸟鸣叫的地方……它一定是太疲劳了，或者是伤得太重了，就像人是重病中判断失误一样，爱子心切的鸟妈妈，以为那片树丛里鸣叫的，一定是自己的孩子。它落在了树丛里，眼睛看着国莲，再看看她的四周。当发现没有自己的孩子时，它虚弱地趴在了地上。

国莲的眼泪，“唰唰”地往下淌。她是一个孤儿，从来没体验过亲生母

亲的爱，可是这一刻，她的心却被鸟妈妈对孩子的爱征服。她轻轻地捧起大红鸟，轻轻地抱在怀里。然后迅速跑回大树下，打开急救包……

国莲在三个陌生男人和一只大黄狗的注视下，熟练地找到大红鸟的伤口，洒上药粉包扎起来，又找出一个小粒的药丸，掰开大红鸟的嘴巴送进它的喉咙。大红鸟显得很安静，它眼睛微闭、安详地呼吸着，任国莲处置伤口。

“这个鸟通人性，你看它一动不动，可能是知道你在救它的命，”胖老头证明自己刚才的话，“我都说过，乌兰海日古是一种神鸟，是跟海东青一样的神鸟。”

“我管它神鸟不神鸟，”二毛子蛮横不讲理，对着国莲说，“这只鸟，是我打中的，应该归我……”

国莲没理二毛子，她在大背包里翻找着什么东西。这只鸟可不是普通的鸟类，看它刚才凶猛的样子，要是恢复了精神还不发威呀，怎么能把它安全带回营地继续治疗，又不受到它尖爪利嘴的伤害？别人还没想到她在找什么，大黄狗先明白了国莲的意思，它立起前爪扒着胖老头的皮口袋，声音卡在喉咙里低声“汪”了一声。

“怎么，我这里有她要的东西吗？”胖老头打开口袋，大黄狗毫不客气，把嘴伸进兜里寻找，然后从里面叼出一个布兜子。

“你倒会送人情，这可是我装食物的口袋，”胖老头抓着布口袋跟大黄狗拉扯，“国莲你要的可是这个东西？”

“大伯，你的狗太聪明了。”国莲笑着，“我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兜子，借给我吧，等我回去洗好了再还给你。”

胖老头放了手，大黄狗把兜子叼给了国莲，还邀功地摇着尾巴在她身上拱了一下。国莲拍拍它的头：“阿黄，你是条聪明的狗，谢谢你。”

大红鸟被装进了胖老头的布兜子，两根胯带系住了口。这样一来，只要小心抱住，大红鸟既不会伤到人，又能透过兜口喘息空气，真是不错。大红鸟的问题解决了，国莲收拾好背包背上，抱起大红鸟准备启程。

大黄狗看到自己帮上了忙，欢蹦乱跳地撒欢，不断看着国莲摇着尾巴，

像是在说，“你是好人，我喜欢你。”国莲笑着弯下腰，再拍拍它的头，以示友好。

山林里静悄悄的。经过一阵折腾，太阳已经升上了头顶，刚才盘旋的另一只大红鸟，已经飞回窝里。国莲看一眼怀里的大红鸟，说：“大红鸟，放心吧，要是你的伤好了，我一定送你回来。”

迈开了脚步，国莲打算向原路返回了。但是，二毛子却挡住了她的去路，他说：“停……想走了？你好牛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拿我二毛子当什么人啦？”

“你什么人？为什么挡住我？我跟你，可没过结。”

“你抢了我的大红鸟，还说没过节？这样好了，我也不难为你，你就跟我们走吧。”

“为什么？我凭什么跟你走？”国莲警惕起来，看来这个矮个花脸不是个善良之辈。

“就凭这个……”二毛子“嗖”的一下从背后抽出一把匕首，说：“就凭这个，你就得跟我走！”

一把明晃晃的利器出现在国莲的面前，二毛子举着一把匕首，一步一步向国莲靠近，比画着说：“既然相遇，就是缘，你必须跟我们走。我可不想让你出去坏我的大事。”

呵，还遇到劫匪了？国莲心里感叹，看出他们不是当地牧民，但也没想到是恶徒。从刚才对待大红鸟的行为，就该知道眼前的这个二毛子，不是善类，只因一时疏忽没提防对方还有利器。

国莲的反应也非常机敏，感觉到危险的同时，已经扫了一下所处的环境，她慢慢向一棵腰围粗的大树退去。这是为防止万一动起手来，好利用大树遮挡自己的后方。

大黄狗发现事情不对劲，“汪汪汪”地向两个人吠叫。这阵儿，它不明白该帮谁，回头看自个儿的主人，像在询问主人怎么办。胖老头和大毛子追上来。

“喂，你别胡来，这个女孩子伤不得。”

胖老头指着二毛子的匕首，让他放下。大毛子也说：“弟弟，你怎么又拿刀，就你的刀惹祸。人家又没惹你，你这是干啥？！”

“干啥？你还问我干啥？蠢猪，她要是走了，会把遇到我们的事说出去。那我们还能走得了吗？”

“那就告诉她别说，”大毛子对国莲说，“我们不认识你，你也不要吧遇到我们的事说出去。”

“她怎么会听你的？大蠢猪，还是带着把握……你，我不伤你，可你得乖乖跟我们走。不听话，小心我的刀。实话告诉你，我可是杀人狂！”

“姑娘，你也别怕。他们就是要过那边去。我也是给他们带路，等送他们到界上，我们就没事了。”胖老头又对两个毛子说：“你们也别胡来，要伤了这姑娘，我准让你们在山林里迷路，让野狼野猪吃了你们。”

“老家伙，你别吓唬我，我可不吃这套。你，是跟不跟我们走？”

“呵，不就跟着你们走吗？跟就跟呗，谁怕谁呀？”国莲迅速思索之后，做出无所谓的表情，“你，快把那破刀子收起来，真要动起手，你还真不一定能赢得了我！”

国莲这阵子心里有底了，起码胖老头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大黄狗也会和主人一起站队，剩下那两个毛子，从对大红鸟的态度和刚才的表现看，大毛子显然不喜欢动武，这就剩下一个二毛子了，二毛子对国莲来说，虽然没有大胜的把握，但也不至于一败涂地……不过，也要小心，大毛子毕竟是二毛子的哥哥，紧要关头一定会和弟弟一个阵线。还好，应该说运气还不错，国莲心里说：看来这位老人家真的认识我，可惜没办法详细交谈。

“就你，想跟我较劲？我的刀，可不是吃素的！”二毛子不知道国莲的底细，还不依不饶嘴硬，刀子又冲国莲比画了几下。

国莲轻巧地跳跃几下，她站到了胖老头的身边。胖老头马上做出掩护的姿势。大黄狗的喉咙里也发出“呜呜”的警告。大毛子拉住二毛子，拖拉着转过身去，在他耳边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二毛子回头看一眼，然后不甘心地